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齊紀十

起中興元年盡中興二年三月

和皇帝

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位二年禪位於梁尋被弑改元一在

中興元年

是年二月始改元魏元恪景明二年

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帝與

宮人於閼武堂元會皇后正位闈人行儀帝戎服臨視丁酉以

晉安王寶義為司徒建安王寶寅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東晉

庚以永元三年紀年

乙巳長星見竟天司徒右長史王壽指謂人曰此除

舊布新之象也時蕭衍已起兵壽歎曰天時人事其應如此乎壽

儉之子也性凝簡慕樂廣為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嬪王  
尚主期望來歸輜駟填咽非所欲也敕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  
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生平不事產  
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  
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 南康王寶融  
始稱相國大赦以蕭穎胄爲左長史蕭衍爲征東將軍楊公則爲  
湘州刺史戊申蕭衍發襄陽考異曰梁高祖紀云二月戊申發襄陽按戊申正月十三日梁紀誤也  
留弟偉總府州事憐守壘城壘城者築壘附近大城今壘寨也府司馬莊邱黑守  
樊城衍謂偉曰當置心於襄陽人腹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  
一家乃當相見衍既行州中兵及諸侍皆虛積物以待用謂之備魏興太守  
裴帥仁齊與太守顏僧都竝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偉憐遣兵

邀擊於始平大破之

齊分魏興郡東界鄆鄉二縣地爲齊興郡沈約曰江左僑立於平郡治武當五代志曰

漸陽郡武當縣舊僑置始平郡又置齊興郡則二郡皆首於均州界宋白曰齊永明七年置齊興郡於均州鄆鄉縣

雍州

乃安

魏咸陽王禧爲上相不親政務驕奢貪淫多爲不法魏主

遜頗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烈曰天

子諒闇事歸宰相領軍但知典掌宿衛非有詔不敢遽理從私賂

奴惘然而返禧復遣謂烈曰我天子兒天子叔身爲元輔有所求

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

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爲恆州刺史烈不願出外

固辭不許遂稱疾不出烈子左中郎將忠領直閣常在魏主左右

烈使忠言於魏主曰諸王專恣意不可測宜早罷之自攬權綱北

海王詳亦寤以禧過惡白魏主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

輔政魏主然之時將祠祭

宗廟之祭春日祠祈薄也春物始生其祭尚薄

王公竝齊於廟

東坊魏主夜使十出語烈明旦入見當有處分質明烈至

質正也質明天

正明也

魏主命烈將直閣六十餘人宣旨召禧魏詳衛送至魏主所

禧等入見於光極殿魏主曰恪雖寡昧忝承寶歷比纏疴疾實憑

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諸父歸遜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

司常別處分又謂魏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

而敢久違先敕

先敕謂高祖臨崩之詔見一百四十二卷東昏侯永元元年

今遂叔父高蹈之

意魏謝曰陛下孝深無改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

志感今惟往悲喜交深庚戌詔魏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爲大

將軍錄尚書事尚書清河張彝邢巒聞處分非常亡走出洛陽城

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詔書切責之復以于烈爲領軍仍加車騎

大將軍自是長直禁中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脩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趙脩尤親率印月閒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魏主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百官皆從爲後趙脩辛亥王祀南郊大赦丁巳魏主召引見羣臣於太

極前殿告以親政之意壬戌以咸陽王禧領太尉廣陵王羽爲司徒魏主引羽入內面授之羽固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強與之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乃以爲司空二月乙丑南康王以冠軍長史王茂爲江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爲郢州刺史邵陵王寶攸爲荊州刺史甲戌魏大赦壬午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重尤旗見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

宗爲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

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

謂船自中

流而下敵人夾岸射之其箭交至也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眾前

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

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逼沔漢

沔即漢也一水二名

使郢城竟陵之粟

方舟而下

安陸春秋鄧子之國故曰鄧城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鄧城劉向曰鄧州長壽縣古竟陵也

江陵

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

臥取之耳乃使茂等帥眾濟江頓九里

其地去鄧城九里因以爲名

張冲遣中

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泚嬰城自守景宗

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繼下至加湖

加湖在江夏滠陽縣界湖水荆自北南計江去鄧城三十里

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

於夏首衍桑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

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眾會於夏口蕭穎甫命荆

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亦隸焉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

事而難其人

南康王開相國府故曰府朝

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嶽曰湘土

人情易擾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

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爲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

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巡堪事吏分詣十郡

所長沙桂陽零陵衡陽營陽湘東郡慶始興臨賀始安十郡

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荆

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田安

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丁酉張沖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

與沖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卽

皇帝位於江陵考異曰東晉紀云丁未南康王諱即皇帝位蓋改是日建康始開之至今從和帝紀及梁武帝紀

元大赦始改元為中興元年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

五省以南郡太守為尹以蕭穎胄為尚書令蕭衍為左僕射晉安

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

寶寅為徐州刺史寶義寶源寶寅皆在建康遙授之耳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

冠軍將軍蕭偉為雍州刺史丙午詔廢永元帝寶卷為涪陵王乙

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

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江陵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甯朔

將軍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武王伐紂諸侯畢會至於牧野王左

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後世自魏武以下夬返西臺江陵在西臺杖曰西臺遂

有是命辭元嗣遣軍主沈難當率輕軻數十亂流來戰張惠紹等

擊擒之

嶺絕流而渡曰亂  
詩云涉渭爲亂

癸丑建康帝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爲江

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

國正通鑑原文稱中興  
帝爲和帝永元帝爲東

晉侯按是時寶卷尙爲帝死後西臺乃追廢爲東晉矣此時  
不得違書東晉所也故與和帝俱稱帝而以東西地名別之

夏四

月蕭衍出河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

欲攻之衍不許

魏廣陵惠王羽通於員外郎馮俊與妻夜往爲

俊與所擊而匿之五月壬子卒

魏主恪既親政事嬖倖擅權王

公希得進見咸陽王禧齋帥劉小苟屢言於禧曰聞天子左右人

言天子欲誅殿下禧懼乃與妃兄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尙氏王楊

集始楊靈祐乞伏馬居等謀反會魏主出獵北邙禧與其黨會城

西小宅欲發兵襲魏主使長子通竊入河內舉兵相應乞伏馬居

說禧還入洛城勒兵閉門天子必北走桑乾

謂北歸  
平城也殿下可斷河

橋爲河南天子衆情前卻不壹禧心更緩自旦至晡猶豫不決遂

約不泄而散楊集始既出卽馳至北邙告之直寢符承祖辭魏孫

與禧通謀

馮太后所幸宦者符承祖已死此又別一符承祖後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初置後齋直寢

是日魏主

寢於浮圖之陰魏孫欲弑魏主承祖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病癩

魏孫乃止俄而魏主寢集始亦至魏主左右皆四出逐禽直衛無

幾倉猝不知所出左中郎將于忠曰臣父領軍畱守京城計防遏

有備必無所慮魏主遣忠馳騎觀之于烈已分兵嚴備使忠還奏

曰臣雖老心力猶可用此腐猖狂不足爲慮願陛下清蹕塗還以

安物望魏主甚悅自華林園還宮撫于忠之背曰卿差彊人意禧

不知事露與姬妾及左右宿洪池別墅

洪池卽漢之鵠池在許陽東二十里田豐曰墅今人

謂之別業晉人以來往往治池館觀遊於其中

遣劉小荀奉啓云檢行田收小荀至北邙

謂之別業晉人以來往往治池館觀遊於其中遣劉小荀奉啓云檢行田收小荀至北邙

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欲殺之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緩之或謂  
禧曰殿下集眾圖事見意而停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寬禧曰吾  
有此身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曰殿下長子已濟河兩不相知豈  
不可慮禧曰吾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時通已入河內列兵仗放  
囚徒矣于烈遣直閣叔孫侯將虎賁三百人收禧禧聞之自洪池  
東南走僮僕皆散去惟防閣尹龍虎相隨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  
虎曰吾憤憤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欬憶舊  
謎云歎音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己禧因解之曰  
得無是眼乎龍虎曰否此本是簪及渡洛水顧謂龍虎曰凡夫尙  
有節義相爲取死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答曰龍虎東野  
常人遭殿下寬明接處左右今屬危難恨無遠計匡濟聖躬若與

殿下同命雖死猶生逃至柏谷塢追兵至擒之送華林都亭魏主面詰其反狀壬戌賜死於私第同謀伏誅者十餘人諸子皆絕屬籍微給貲產奴婢自餘家財悉分賜高肇及趙修之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於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士匹禮諸子乏衣食獨彭城王勰屢賑給之河內太守陸秀聞禮敗斬送禮子通首魏朝以禮於禮未敗之前不收捕通責其通情徵詣廷尉死獄中魏主以禮無故而反由是益疏忌宗室禧平生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臨盡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曰坐多取此輩貪逐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禮愧而無言既死後其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得眠夜闕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

其歌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每絃歌之莫不灑泣琇之死也其弟凱痛死無辜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備盡人事如是者三年魏主傷其意乃復琇官爵凱於是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爲門戶計耳逝者不追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 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蕭穎畧之命惠訓遣子瓚將兵擊穎畧穎畧遣汝陽太守劉孝慶屯峽口此西陵峽口也在空都夷陵界夷陵今峽州也與巴東太守任深之等拒之 建康帝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水經注巴水出廬江壽婁縣之下鋤山亦曰巴山南流注於江謂之巴口今黃州之巴河口是也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蕭蕭穎畧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

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

沂漢水而上至漢中秦梁二州刺史所治

也故可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絡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搃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卽得然既得之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眾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

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

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

鎮之耳蕭穎胄時爲西塞尚書吳子陽等進軍武口武口在陽羅

甲距汴京十八驛行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潁湖城唐修期等屯

白陽壘時築壘於白陽浦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

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

救會房僧寄病卒眾復推助防孫樂祖代守魯山助防者使之助

爲稱去年張冲遣孫樂祖助房僧寄守魯山蕭穎胄之初起也弟穎孚自建康出亡

廬陵民修靈祐爲之聚兵得二千人襲廬陵克之內史謝纂奔豫

章纂音酸穎胄遣甯朔將軍范僧簡自湘州赴之僧簡拔安成吳

結寶鼎二年分豫章廬陵長沙立安成郡時屬江州劉昉曰吉穎

州安成縣吳置安成郡九域志安福縣在吉州西一百二十里穎

賈以僧簡爲安成太守以穎孚爲廬陵內史建康帝遣軍主劉希

祖將三千人擊之南康太守王丹以郡應希祖

南康今隸州

穎孚敗奔

長沙尋病卒謝纂復還郡希祖攻拔安成殺范僧簡建康帝以希

祖爲安成內史修靈祐復合餘眾攻謝纂纂敗走建康帝以開

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

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生大

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繁花取玩俄頃藥草亦復皆然紛紛往還

無復已極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爲裨販

裨益也賤賣費以自裨益故

日裨以潘貴妃爲市令帝自爲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子杖乃敕

虎賁不得進大荆實中荻

大荆牡荊也俗謂之黃荊以爲簞杖荻之實中者以簞人則重而痛楚虛中者

差明帝之崩竟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

而亡制斬衰經杖衣悉燼布羣小來弔盤旋地坐舉手受執蔬膳  
積旬不聽音仗左右直長闍豎王寶孫諸人共營肴羞云爲天子  
解菜壺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環上設店坐而屠肉宇時百姓歌  
云閔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又好巫覡画信小祠左右  
朱光尙詐云見鬼范雲謂光尙曰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全計光  
尙曰至尊不可諫正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帝入樂遊苑人馬忽  
驚以問光尙對曰曷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壺大怒拔刀與光尙  
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爲高宗形燕彫胡也一名蔣江南人呼爲茭草北向斬之縣首  
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穎出投黨軍各以王  
侯還第心不自安昭胄昭穎投慧景事見上卷上年永新縣屬安成郡吳立竟陵王子良故防

閻桑偃爲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寶謀立昭胄昭胄許事

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

之曰須昏人出

須待也以帝昏

寅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

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臺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帝新

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

之昭胄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信

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勝勝

勝音勝

中得其事

囊可帶者曰勝

故曰勝勝

昭胄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

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

選等誅諸嬖倖廢帝

晉孝武帝僑立南譙郡於淮南五代志江都郡清流縣舊置南譙郡鴻姓也

帝遣

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

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中興堂

宋孝武帝即位於新亭改新亭曰中興堂

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杵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見

傷數創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寧王

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

見力見在兵力也

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誓

躍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

珍等在外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反處分

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曰

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

戎服詣草市尉

臺城六門之外各有草市置草市尉司察之

尉馳以啟帝帝召寶寅入

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

帝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 龍關於建康激

水五里 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以舟師襲加湖

水涸不通艦加湖守將皆喜其夜流星墜其城四更中無雨而水

暴長眾重乘漲流齊進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

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眾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乙

巳柔然犯魏邊 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沙聚成磯水所漸浸

日察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

以城降已未建康帝以程茂為郢州刺史薛元嗣為雍州刺史是

夜郢城有數百毛人泣而踰堞自投黃鵠磯或云此城之精也及

旦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

百餘日疾疫流腫

流腫言毒氣流注而浮腫也

死者什七八

考異曰齊張沖傳云死者七八百家

按死者不可以家數今積尸牀上而寢其下比屋皆滿

周禮五家比取具

相連比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為書與衍張沖故吏青州治中而居也

房長瑜謂我曰前使君忠貫昊天覆逾松竹郎君但當坐守董一

以荷析薪

畫一用漢書語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此敗守而勿失之義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

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惟郢州

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

彼謂衍也

我不能用蕭衍以韋淑

爲江夏大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

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宏策爾遠

將軍庾域亦以爲然衍命眾軍卽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

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宏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 辛酉魏大赦

魏安國宣簡侯王肅卒於壽陽

安國縣漢屬中山國晉魏屬博陵郡

贈侍中司空

肅少聰辯涉獵書史太和十七年歸魏以父死非命

王與死見一百三十八卷

武帝永明

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

記植弓子夏既除喪

而見于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命肅以祥禪之禮除喪  
作而日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  
祥而小祥再祥而大祥大祥之後中月而禘祫氏  
日祥吉也禘祫禮然平安之意釋曰陰服祭名

聽樂終身肅仕魏頻在邊疆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肅清  
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

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 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潁陽沈約曰汝南本沙羨

土晉末汝郡南民流寓夏口因立為汝南縣為江夏太守治所宋  
白曰晉汝南郡人流寓夏口因僞立汝南郡在豫口又為汝南縣

晉末改為江夏縣荆湘記云金水北岸有汝南舊城是也晉惠帝  
世立潁陽縣晉書朱伺傳曰張昌之亂安陸人多附昌惟伺合其

鄉人討之昌既滅伺歸曲以逆順有釁求別立縣遂從之升安陸  
東界立潁陽縣屬江夏郡時汝南之地已入於魏蕭子顯齊志司

州汝南郡 寄治義陽 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白效衍又遣軍主唐

脩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賈孫為質於衍司部

悉平 崔慧景之死也其少子儻為始安內史逃潛得免及西盡

建以偃爲甯朔將軍偃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子忠

臣而昏主之亂臣賊子者江夏王與陞下先臣與鎮軍是也

景景既死

江夏王寶元併殊事見上卷上年

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陞下初登至尊與天

合符天下繼齊之屈尙望陞下申之况先帝之子陞下之兄所行

之道卽陞下所由哉此尙不恤其餘何冀惟陞下公聽竝聽詢之

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寤四海之疑

釋必若不然倖小民之無議耳使其曉然知此相塞而逃陞下以

責江夏之冤朝廷將何以應之哉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聞陳

江夏之冤非敢以父子之親而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

之意若以狂主雖狂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

逆人君爲不可未審今之嚴兵勁卒直指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

以不死苟存親恩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忠魂之枉屈  
今皇運已開泰矣而死社稷者反爲賊臣臣何用此生於陛下之  
世矣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川中領軍臣詳皆社稷之臣也同知  
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主亡與亡而不爲陛下暫然  
一言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不言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  
之則征東之驛使何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江夏遠  
先臣之諸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臣所言畢矣乞就  
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  
伏不惻愴而申之則天下叛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  
可期

南董謂齊南史管董狐也崔杼弑齊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亦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

史氏問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晉趙盾弟亦弑晉公董狐以盾不討賊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

良史也書 亦何待陛下屈中而為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為陛下

計耳詔報曰具知卿惋切之懷今當顯加贈諡優尋下獄死 八

月丁卯建康帝以輔國將軍申胄監豫州事辛未以光祿大夫張

瓌鎮石頭 初建康帝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

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蹙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

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

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以為安東將軍江州

刺史伯之遭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

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

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

柴桑漢縣屬豫章郡晉屬武昌郡晉惠帝立尋陽郡治柴

桑五代志曰江州城縣舊曰柴桑杜 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

伯之今尋陽縣南楚城驛舊柴桑縣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齊紀十 十三

將至尋陽

今江州德化縣六朝之尋陽也

伯之收兵退保湖口

湖口彭蠡湖入江之口也今江州湖

口縣即其地

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

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匆匆皆思改計若不早圖

眾散難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席謙父恭

祖爲鎮西司馬爲魚復侯子鸞所殺

事見一百三十七卷武帝永明八年

謙從伯之

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

之爲江州刺史虎牙爲徐州刺史

魯休烈蕭瑱破劉孝慶等於

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

衍令遣楊公則還拔根本衍曰公則今汭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

事休烈等烏合之眾尋自退散正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

在雍

謂蕭偉總雍州事儵守界城也

指遣往徵

指謂上指徵徵兵也

不爲難至穎胄乃遣蔡

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瑣 辛巳建康帝以太子左率李居士  
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 九月乙未江陵帝詔蕭衍若定京邑  
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  
下謂紹叔曰蕭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  
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關中河內也我故留卿以爲羽翼  
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實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  
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魏司州牧廣陽王嘉請築洛陽  
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丁酉詔發畿  
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己亥魏立皇后于氏后征虜將軍  
勁之女勁烈之弟也自祖父栗碑以來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  
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 甲辰建康帝以李居士爲江州刺

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為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仙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胄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建康帝以後軍參軍蕭瑱為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蕭衍之克江郢也建康帝遊驛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白門建康西方色白故以為稱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建康有左右二尚方東西二冶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行遣曹景宗等進頓江甯沈約曰晉武帝太康元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江甯其治所蓋臨江濱金陵覽古云新亭去江甯十里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還精騎一千至江甯景宗始至營壘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直前薄景宗

景宗齋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阜英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

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眾軍擒之於陳衍奎

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離門呂僧珍

據白板橋據陶宏景書板橋時屬江甯縣界按板橋市今在建康府城之西江甯鎮北李居士覘知僧

珍眾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眾少不可逆戰可勿遙

射須至壘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壘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

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

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建康帝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

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衍諸弟亡匿於

建康里巷事見上卷上年冬十月甲戌建康帝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

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

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章欣慶執鐵纒稍以翼之

鐵纒稍以鐵線纒稍把齊武陵王晃有銀纒稍

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

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眾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蒙發憤突陣而死聚驍將也既死士卒士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而濟於是東賊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宐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賊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

無異志戊寅東晉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

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建康帝云出戰因以其眾來降光祿

大夫張瓊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亦

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建康帝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

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

考異曰齊帝紀與梁帝紀敘此

事先後多不同按齊紀皆有甲子今用梁紀事以齊紀甲子次之

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

掖門相對營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

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腳談笑如初建康帝夜選勇士攻公則

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臺兵乃退公則所領皆

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

士克獲更多先是建康帝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

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

據梁書鄒陽王恢傳破墩卽破岡在

曲阿界秦始皇所鑿也

以爲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眾來降衍

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甯朔將軍

鎮廣陵時建康未下士猶苦戰冠軍將軍征東府司馬柳惔上牋

於衍以陳便宜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祖寬大愛民之義

衍從之惔世隆之子也立性貞素好學工文嘗爲詩云亭皋木葉

下隴首秋雲飛琅琊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持白團扇又

精於琴射及投壺奕碁至於龜經醫術無不各臻其妙衍嘗謂人

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惔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十一月丙申魏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爲司空丁酉以北海王詳

爲太傅領司徒初詳欲奪彭城王總司徒故譖而黜之旣而畏人

議已故但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

大十圍倒立本處識者知其不終詳賈盛翕赫將作大匠王遇多

隨詳所欲私以官物給之司徒長史于忠責遇于詳前曰殿下國

之周公阿衡王室

阿衡謂如伊尹也鄭元曰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以取平故以爲官名

所須材

用自應關旨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踧踖詳亦慙謝忠

每以鯁直爲詳所忿嘗罵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

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

爾王不能殺忠以討咸陽王禧功封魏郡公遷散騎常侍兼武衛

將軍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魏主遷以忠爲列卿令解左右

常侍武衛

之職常在

天子左右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

巴東獻武公

蕭穎胄以蕭瓚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壬午卒夏侯詳秘

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敎命密報蕭衍衍亦秘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瓚等聞建康已危眾懼而潰瓚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丞相於是眾望盡歸於衍夏侯詳請與蕭憺共參軍國江陵帝詔以詳爲侍中尚書右僕射尋除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詳固讓于憺乃以愔行荊州府州事 魏改築圖丘於伊水之陽齊明帝建武二年魏孝文帝圖丘於委粟山今改之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荀梁山東北過陸渾新城縣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而北入於洛魏蓋立圖丘於洛陽之南伊水之北 乙卯始祀於其上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與兵順流而下惟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與兵順流而下惟有孤城更無重衛此虛也 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河陰襄陽在河南水南爲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

路水經注黑水出南鄭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騰云朝發南昏虐

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

之地一朝可收太史公曰楚有三俗自淮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

南豫章長沙岷蜀之道自成斷絕若取荆湘則取蜀盡此南楚也又命揚徐

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

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寢

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寶卷崇信姦回昵比閹豎內外離心

骨肉猜叛蕭寶融僭號荆郢蕭衍勒兵東襲上流之眾已逼其郊

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並延

首北望斯實天啟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晉

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賢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則勅敵也若

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谿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恂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使爲經略旣而不果懷質之子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

謂西陽以西盡歸蕭衍  
西陽以下猶屬魏康也

東西抗峙已淹

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

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

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

水經淮水出  
南陽平氏縣

胎管山東北過桐柏山又東逕義陽故曰義陽差近淮源淮源淺狹人行師以此地爲利涉津要 若江南一平

有事淮外謂若虛衍平定江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此謂江南用兵之常

勢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北謂魏師赴壽春之路便是居我喉要謂義陽也

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

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眾西擬隨雍兩荆謂魏置荊州於穰城東荊州於此陽也隨

雍謂道郡揚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

據南關對抗延頭二豫謂魏置豫州於汝南東豫州於新息也南關謂陰山關延頭在安陸界遣一都

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考異曰益宗傳

日世宗納之遣元英攻義陽按英攻義陽在景明四年八月此表言蕭氏君臣交爭則是梁武攻東晉時蓋益宗建策於今日而行

於後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立義陽孤絕密邇王

年耳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

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豈惟後舉難圖亦恐更爲深患今豫

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

軍司爲之節度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益宗遂入寇建甯

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

宋有建甯左郡孝武大明八年省建甯左郡爲建甯縣屬西陽郡後

復爲郡府志黃州麻城縣舊志建甯郡又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置二十八縣赤亭其一也水經注舉水自胡陂城南

流逕赤亭下謂之赤亭水

天賜敗績

考其曰魏帝紀七月乙未田益宗破蕭寶卷將黃天賜於

赤亭田益宗傳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帥眾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按吳

子陽乃東昏將非衍將也且衍方與東昏相拒何暇寇魏三關此必益宗傳誤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寔

康帝拜將子文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

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母子文爲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

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兖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

稷爲珍國之副稷環之弟也時城中寶甲猶七萬人需素好軍陳

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關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

擱去用爲厭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爲鎧冒具裝飾

以孔翠

孔翠孔雀翡翠也

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夜鼓叫聲被大紅袍登

景陽樓屋上望弩幾中之始帝與左右謀以爲陳顓達一戰卽敗

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爲百日調而已及

大桁之敗眾情兇懼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既

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尤惜金錢不可賞

賜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

百具榜

榜木片也

啓爲城防帝欲畱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

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眾皆怨怠不爲

致力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姑法珍梅蟲兒說帝曰

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

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鏡所以照物兼鏡者欲衍照其

斷金故衍取以為報心也易大傳曰二人同心其利兖州中兵參軍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

同弑帝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閣舍

人錢強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

刀豐勇之為內應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寢未熟聞兵入

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秦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

反邪張齊斬之時年十九殺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

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帝首黃絹施油可以禦雨謂之黃油以黃

油裹物表可見裏蓋欲蕭衍易於審也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考異曰南史王亮傳曰張稷等

議立湘東嗣王寶融領軍王昱

日戚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按時和帝已立行與  
授等知建康不可守故試東皆豈敢復議立寶璽今從齊紀

范雲有舊即留參帷幄王亮在東靈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  
僚皆開道送款亮獨不遣東靈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用  
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城中出者或被刳剝楊  
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  
焉衍使張宏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宏  
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姑法珍梅蟲兒王暉之等  
四十一人皆屬吏初百僚之署箋送款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  
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按服之授兩手相切摩也  
今俗語云按莎 偽罔不署名  
衍覽牋無志名心甚嘉之志僧虔之子也世居建康禁中里馬糞  
巷父祖以來門風寬恕志尤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

常盜志車轍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覆其  
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時  
朝士見衍皆拜惟太子舍人謝覽年二十餘長揖而已意氣閑雅  
視瞻聰明衍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其祖謝莊  
政當如此自是倍加賞味已已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  
爲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竝爲庶人以衍爲中書監大司馬錄尚  
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  
事百僚致敬武陵王遵事見一百一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以王亮爲長史壬申更封  
建安王寶寅爲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太  
尉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闕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  
刑濫役外可詳檢前邇悉皆除蕩前源謂日前與事之源也其主守散失諸所

損耗精立科條成從原例

原赦也

又下令通檢尙書眾曹束昏時諸

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辯依事議奏

訊問也王制三

訊然後制刑罪別白也左傳日子辭君必辯焉

又下令收葬義師瘞逆徒之死亡者潘妃

有國色初屬吏時軍主田安啟求爲婦妃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

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旣而衍見其美亦欲留之以問

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

獄并誅嬖臣茹法珍等以宮女二千分資將士乙酉以輔國將軍

蕭宏爲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衍使

其故人姚仲寶說之仙琕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

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爲請乃得免衍

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

豫州治懸陽在大江之西

衍圍宮城州郡皆

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尚拒境不受命昂頌之子也行使駕部郎考城江革爲書與昂曰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啟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况建業孤城人懷離阻而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尋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自承麾旆屈止莫不

滕祖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

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甯阻眾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宏之大

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尙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

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昂百謂家

世忠貞固守誠節乃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傅暎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

帝太康元年更名暎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

節袁淑贈太尉淑死見一百二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

不顧夷險以徇名義司徒謂昂父顗也顗死見一百今嗣主昏虐

曾無悛改荆雍協舉乘據上流胥昏向明勢無不濟百姓思迨天

人之意可知既明且哲忠孝之塗無爽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

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

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其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  
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琚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  
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不亦可  
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  
十重仙琚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  
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  
見二義士衍謂仙琚曰射劍斬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  
嫌仙琚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衍笑皆厚遇  
之內戌蕭衍入鎮殿中 劉希祖既克安成移檄湘部始興內史  
王僧粲應之僧粲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於是  
湘州郡縣兵皆蜂起以應僧粲惟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尙全

附

羅二縣自漢以來屬長沙郡吳立瀏陽縣亦屬長沙宋晉唐元徽二年分益陽湘西羅及巴陵流民立湘陰縣屬湘東郡隋改常湘爲長沙縣潭州治所也唐置岳陽縣長沙人皆欲汎舟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主尹法略拒僧粲戰數不利前湘州鎮軍鍾元紹潛結士民數百人刻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開以疑之元紹未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元紹在坐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元紹卽首服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眾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楊公則還州僧粲等散走王丹爲郡人所殺劉希祖亦舉郡降公則克己廉慎輕刑薄賦頌之湘州戶口幾復其舊

壬中興二年

魏元恪景明三年

春正月帝遣兼侍中席圖文等慰勞建康

和帝中興二年

大司馬衍下令凡東昏時浮費自非可以奉祭盛脩絃冕習禮

樂之容繕甲兵之備者餘皆禁絕 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

稱制衍解承制 己亥以甯朔將軍蕭曷監南兖州諸軍事 壬

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劔履上殿贊拜不名 己酉以

大司馬長史王亮爲中醫監兼尙書令 初大司馬衍與黃門侍

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

事見

一百三十六卷

武帝永明二年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

約爲驃騎司馬昉爲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朓國子

祭酒何允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徵爲軍諮祭酒朓允皆不至衍內

有受禪之志沈約微叩其端衍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

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皆望有尺寸之功今兒童牧豎皆

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識記又復炳然

爾錄時識云行中水作天子

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厯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衍  
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  
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卽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  
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  
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  
之約出衍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衍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  
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  
命具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衍初無所改俄而雲自  
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  
處約舉手向左

謂處之以向書左僕射也

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謂

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

雲曰公今知約不與約今知公衍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

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

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時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

東陽凡十郡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

如故二月辛酉梁公衍始受命 湘東王寶暉暉音質安陸昭王緬

之子也頗好文學東昏侯死寶暉望物情歸己坐待法駕既而王

珍國等送首梁公衍衍以寶暉為太常寶暉心不自安壬戌衍稱

寶暉謀反并其弟江陵公寶覽汝南公寶宏皆殺之 丙寅詔梁

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

范雲為侍中梁公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為言衍未之

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  
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  
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爲累乎王茂起拜曰范雲言是也公必以  
天下爲念無空畱此梁公默然雲卽請以余氏賚王茂衍賢其意  
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爲王  
時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鄂州之武昌西陽南徐  
州之南琅邪南東海皆屬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三月

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殊死以下

自進爵爲王已上凡詔皆  
以宣德太后稱制行之

辛丑梁王衍殺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衍將殺諸  
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  
穿墻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衣襦腰繫千餘錢潛赴江側  
踰屨徒步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爲釣者隨流上下

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族人  
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夜行抵壽陽之  
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  
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日澄待以客禮寶寅  
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澄帥  
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壽陽多其義故皆受慰  
恤惟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詳從行故也澄深器重之爲蕭寶寅  
嘗顯於建  
而不終  
張本 帝東歸以蕭憺爲都督荊湘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勵精爲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  
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謂佐吏曰政之  
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

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敎決於俄頃曹無所事荆人大悅 帝至姑

孰丙辰下詔禪位於梁 丁巳廬陵王寶源卒

非疾也寶源者  
實明帝第五子

魯陽蠻魯北驚等起兵攻魏潁州

魏置潁州於汝陰又  
潁川郡舊置潁州

黃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一

起天監元年  
盡天監三年

高祖武皇帝

諱衍字叔達小字涑兒南蘭陵中鄒里人姓蕭氏與齊同出淮陰令整三世至顯之順之

於齊高帝為族弟帝順之子也皇妣張氏嘗夢抱日

已而有娠忽一日見菖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

驚謂諸侍者曰汝見不皆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菖蒲花者

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產帝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

冠陪列焉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

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景兩腋翬翬頂上隆起有

文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時

流名聲咸推許焉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過者輒驚

然法曹參軍王融識鑒過人尤相敬異每謂所親曰宰制

天下必在此人梁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

入泊龍藏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  
方爾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有沙門自稱  
僧傳謂帝曰君須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永元  
中將舉義師時帝所住齋常有氣五色地轉狀若盤龍季  
秋出九日臺忽暴風起煙塵四合帝所居獨白日清明其  
上紫雲騰起形如織帶紫者莫不異焉自發雍州帝所乘  
轎恆有兩龍導引左右莫不見者初齊太祖夢殿而登殿  
顯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各曰順  
子及是而受齊禪在位四十八年改元七天監十八年  
通七大通二中大通六大同十一中大同一太清三

至天監元年

魏元恪景  
明三年

夏四月辛酉齊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

齊和

帝雖至姑孰其地僧  
在建康西故曰西詔

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遣使

恭授璽紱未亡人歸於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王亮等

奉皇帝璽紱詣梁宮丙寅梁王冠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是

日追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諡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

事丁卯奉齊帝為巴陵王宮於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奉宣德

太后爲齊文帝妃王皇后爲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

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後三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

爲獻皇后追諡妃郗氏曰德皇后附錄后幼而明慧善隸書喜讀

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帝故帝卒不置后梁武繼序云后崩數月帝

居寢聞外騷率登視之乃見一婦盤踞上殿賊謂所口向帝帝

驚駭蹶起曰宮殿嚴警非偏類所生之處豈妖孽欲祟朕邪人

詔曰蟒蛇雜氏也生存妖媚損傷害人致謫爲蟒感帝昔恩故託

醜形陳露於帝祈一切功德以見拯拔帝以告誌公誌曰非禮佛

懺懺不可帝乃撥悔文十卷爲其懺禮一日置宮內與帝親帝

因仰視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帝功

德已得生切利天矣殷勤致謝言訖而去。駭音閃切音月封文

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爲

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爲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爲建安王左衛將

軍恢爲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爲始興王以宏爲揚州刺史 丁卯

以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吏部尚書

沈約爲尙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尙書 詔凡

後宮樂府西廡暴室諸婦女一皆放遣 戊辰巴陵王卒謚曰和

帝時上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

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領之乃遣

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醕酒足矣乃

飲沈醉伯禽就搢殺之

時年十五

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爲錄事

參軍及卽位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

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

此 庚午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

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 以謝朓縣公寶

義爲巴陵王

流音

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

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

子恪子範嘗因事入見

上從容謂

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

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燭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

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

謂齊高帝也

湘東以庸恩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

謂明帝盡殺孝武帝子孫也

我於

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其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

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恥亦爲

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

謂齊明帝父子爲亂高武子孫

爲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耶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

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與白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

亦不可復得況子興乎

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元年

曹志魏武帝之孫爲晉忠

臣

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四年

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

懷自外之意小待當自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

恪子範子質子縝子雲子暉竝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詔徵謝朓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爲右光祿大夫

何點爲侍中三人皆不至帝又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朓謀於胤

胤欲獨高其節乃給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朓遂有應詔之意果

還至屑所趣之上道屑謂之曰吾年已五十有七月食米四斗不  
盡何容得有宦情又謂果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畱與我同  
遊耶果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屑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今自卿  
而始何必有例點與帝有舊乃隨便赴京以巾褐見帝於華林園  
帝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欲申前命點將帝贊曰乃欲臣老子  
耶遂辭疾不起帝乃放點還山 癸酉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  
置一函周禮大司徒以肺石達窮民注云肺石赤石也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  
木函杜預曰肉食在位者布衣處士而議朝政謂之橫議若以功勞才器冤沈莫達投肺石  
函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  
於前勛以政道擢尙書殿中郎到溉爲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驥  
爲晉安大守二人皆以廉潔著稱溉彥之之曾孫也性率儉不好

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宵補襪臧質之外孫也博識強立素以名行自居故上特優擢二人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於是山陰令邱仲孚爲長沙內史武康令東海何遠爲宣城太守仲孚聰明有智略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先是傅琰父子及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竝有政績而仲孚更遠過之民乃爲之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邱遠在武康正身率職杜絕交遊太守王彬巡屬縣諸所巡歷莫不盛供帳以求媚至武康遠獨設糲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爲別彬戲曰卿禮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遠輕財好義言不妄發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眾其伺之不能得也帝旣識拔四人由是廉能莫不知勸魯陽蠻國

魏湖陽

湖陽縣漢屬南陽郡晉省元魏後于此置西淮安郡及南襄州隋爲湖陽縣唐并湖陽入襄陽縣

撫軍將

軍李崇將兵擊破之斬營北黨徒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 閏月丁巳魏頓邱匡公穆

亮卒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

夜帥其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門作亂

扶炬者束荻爲火炬用也

因運此遂束兵仗於荻中以入

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洮陽縣侯張

宏策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上戎服御

前殿曰賊夜來是其眾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

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宏策字真

簡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宏策亦不食母強爲進粥乃食

母所餘遺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

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爲人寬厚通率篤於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勢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布衣時祿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 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

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豫章人鄧綬承興人戴永忠

漢會稽諸暨縣吳更名永興

有舊恩於伯之伯之以綬爲別駕

承忠爲記室參軍河南褚綰

綰晉

居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

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綰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

化作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

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焚威守南斗詎

非爲我出邪今者一行事若無成人魏不失作河南郡守遂投伯

之大兄親狎伯之又以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

陳官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從公府有長流參軍小府無長流參軍晉禁防參軍顧氏家訓或  
問何故名治以參軍為長流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  
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  
捕賊兼耳晉宋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故取以帝所居為嘉名  
焉竝乘伯之愚闇恣為姦利上聞之使陳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

代鄧繕為別駕伯之竝不受命表云龍符驍勇鄧繕有績效臺所

遣別駕請以為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藏空竭復無

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飢流

三倉大倉石頭倉及常平倉又按五代史志梁司農卿主農功倉廩統太倉等

令又管左右中部三倉丞東境三災會稽之地

此萬世一時也機不可失網永忠其贊成

之伯之謂繕今啟卿若復不得即與卿共反上敕伯之以部內一

郡處繕於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敕帥江北義勇

十萬已次六合

齊建安王蕭寶寅也時奔魏據宋史六合山在烏江縣界五代志江都郡六合縣宋齊之秦郡尉氏

也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

嚴使綢詐爲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爲壇歃血其盟綢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引眾望長史程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爲長史以代元冲伯之從之仍以綢爲尋陽太守永忠爲輔義將軍龍符爲豫州刺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帥數百人乘伯之無備突入至聽事前伯之自出格鬪元冲不勝逃入廬山伯之密遣信報虎耳兄弟皆逃奔盱眙戊子詔以領軍將軍王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帥眾討之魏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党姓也襲大峴戍破之虜龍驤將軍鄒菩薩陳伯之聞王茂來謂緒綢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可從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捲北向以撲飢疲之眾

不憂不濟六月畱鄉人唐蓋人守城引兵趣深章攻伯倫不能下  
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閒道渡江與虎牙等及褚裒俱  
奔魏緡在魏魏人欲用之及元會緡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  
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行  
獵墮馬而死 上遣左右陳建孫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使諭  
旨慰勞季連受命飭還裝益州刺史鄧元起始得之官初季連爲  
南郡太守不禮于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都錄蓋郡之首吏  
總錄諸吏者也季連  
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爲元起典籤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  
久公私虛耗劉益州臨歸豈辦遠遣迎候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  
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旣至言語不恭又  
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

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爲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浩令李膺並不受命是月元起至巴西士略開門納之先是蜀民多逃亡聞元起至爭出投附皆稱起義兵應朝廷軍士新故三萬餘人新謂蜀民新附者元起在道久糧食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謂民多詐疾注之于籍以避征役元起然之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眾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起疾謂起詐疾者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

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帥富民上軍資米得三萬斛卿有才辨當使至都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朕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 秋七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八月丁

未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注舊律

王植之集注舊律

見一百三十七卷

爲梁律仍命與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

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長兼侍中柳惲給事黃門侍郎傅昭通直

散騎常侍孔藹御史中丞樂藹太常丞許懋等同議定 上素善

鍾律欲釐正雅樂乃白制四器名之爲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

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施三絃二曰元英通黃鍾絃用二百

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

天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簇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鍾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彊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彊林鍾絃用一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一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太彊無射絃用一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彊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天呂笛長三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

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

三寸所笛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竝皆不差樂有飲律飲者隨其聲而酌其清濁高下

也鄭譯因琵琶七調以其所按琵琶柱相飲為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是也於是被以八音八音金石絲竹

範土施以七聲七聲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鍾鍾

雜以編鍾編磬衡鍾凡十六虞古者天子宮懸周禮註云宮懸四面四面象宮室有牆故謂之宮懸

凡鍾十六枚同在於虞謂之編鍾特懸者謂之鍾鍾爾雅曰大鍾謂之鐃編磬亦十六枚而同虞上始命設十二

鐃鍾各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虞而去衡鍾四隅植建鼓建鼓大鼓也少

吳氏作之為建鼓之節魏高祖之喪前太傅平陽公丕自晉陽來赴遂留

洛陽丕年八十餘歷事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為庶人丕得罪見一百四十一卷

齊明帝建武四年魏主恣以其宗室耆舊矜而禮之乙卯以丕為三老

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請攻鍾離魏主將使羽林監敦煌范紹

詣壽陽其最進止澄曰當用兵十萬往來百日乞朝廷速辦糧仗  
紹曰今秋已向末方欲調發兵仗可集糧何由致有兵無糧何以  
克敵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乃止 九月丁巳魏主瑤如鄴冬  
十月庚子還至懷與宗室近侍射遠魏主射三百五十餘步羣臣  
刻銘以美之甲辰還洛陽 十一月己未立小廟以祭太祖之母  
太祖之母帝祖母也非嫡故別立廟每祭太廟畢亦以一太牢祭之如太廟禮 甲  
子立皇子統為太子 魏洛陽宮室始成 十二月將軍張謐之  
侵魏淮南取木陵戍魏任城王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擊之謐之敗  
走魏復取木陵 水經注木陵山在黃水西南有木陵關黃水東逕晉西陽城南又東逕南光城南又東逕弋陽郡東  
又東北入于淮謂之黃口唐志木陵關在光州光山縣南黃州麻城縣東北 劉季連遣其將李奉伯  
等拒鄧元起元起與戰互有勝負久之奉伯等敗還成都元起進

屯西平

晉安帝以秦雍流民立懷甯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寄治成都其屬縣有西平蓋亦寄治成都城外遂爲實土

連驅略居民閉城固守元起進屯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奉伯等閒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捨郫徑圍州城城局參軍江希之謀以城降不克而死 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尙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詔坐沈廢累年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十千民多餓死

魏天監二年

魏元恪景明四年

春正月乙卯以尙書僕射沈約爲左僕射

吏部尙書范雲爲右僕射尙書令王亮爲左光祿大夫丙辰亮坐正旦詐疾不登殿削爵廢爲庶人 辛酉上祀南郊 乙亥魏主

恪耕籍田

魏梁州氏楊會叛魏遣行梁州事楊椿討之 成都

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人相食劉季連食粥累月計無所出上遣主

書趙景悅宣詔受季連降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於城外  
俄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邨城亦  
降元超誅李奉伯等送季連詣建康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  
爲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元  
起旣平蜀知廣漢羅研之賢辟爲主簿故事置觀農謁者園桑度  
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上從之蜀人以常季連至建康入東掖  
門數步一稽顙以至上前上笑曰卿欲募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  
豈無卧龍之臣耶赦爲庶人 三月己巳魏皇后薨於北郊 庚  
辰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戍主奇道顯入寇奇姓取陰山  
白橐二戍據水經註陰山關在大陽縣西南蕭寶寅伏於魏關  
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

魏主孫乃引入坐門下入定議

入坐謂令僕及諸曹尚書門下謂侍中散騎常侍等官

夏四

月癸未朔以寶寅爲都督東楊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

史丹楊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

此蓋漢晉之東城縣地以其地在壽

陽之東故置東楊州

以伯之爲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

石

卽羊石城也在廬江西北霍邱東南

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

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

皆爲將軍軍主寶寅志性雅重過其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蠶

衣未嘗嬉笑 癸卯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

詔班行之 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雲卒雲字彥龍晉平北將軍

汪六世孫也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稿

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克

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竝不得韻又皆大篆人皆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爲上賓自是寵冠府朝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鳥者高帝問此爲何瑞雲位最卑從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高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尙奇事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暕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暕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束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舍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初帝九錫之命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

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  
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于是即起二年果卒雲盡心事上知  
無不爲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眾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  
易不如尙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  
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畱省內罕得休下勉或  
時還宅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  
傳中一事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  
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而竟  
不漏泄機事眾尤服之 壬申斷諸郡縣獻奉二宮惟諸州及會  
稽許貢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 二宮上宮及東宮也蕭註會稽  
東土大郡也故使之同於諸州  
甲戌魏楊椿等大破叛臣斬首數千級 六月壬午朔魏立皇

第悅爲汝南王 丁亥詔以東陽信安豐安三縣水潦漂損居民

資業遣使周履量蠲課調 魏楊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

斷東關欲令渙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

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眾庶惶惶竝懼水害脫乘民

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募集士馬置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壹

不能必與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

人馬一千五百正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

壽陽之兵委澄經略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 謝朓輕舟出詣闕

百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爲侍中司徒尙書令朓辭脚疾

不堪拜謁角巾寬輿詣雲龍門謝

改正肩輿通鑑原文作自詔見與今從梁書本傳改正

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上幸朓宅宴語盡懽朓固陳本志不

許因請自還東迎母許之臨發上復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及還詔起府於舊宅禮遇優異肅素惓繁不省職事眾頗失望 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爲尙書右僕射 秋七月乙卯魏平陽平公丕卒 魏旣罷鹽池之禁而其利皆爲富彊所專庚午復收鹽池利入公 辛未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勰固辭魏主旣賜詔敦諭又爲家人書所請懇至勰不得已受命 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爲三柵冬十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岷淮陵九山宋志南徐州領淮陵郡魏收志陳雷鍾離二郡有朝歌縣縣有九山城黃溪水按水經註黃水出黃武山東北流逕南光城弋陽等

郡今按今招信軍府胎縣西南一十五里有三城又西十五里至淮陵城臨池河池河過淮陵城西而北入于淮謂之池河口九山店在淮北南直淮陵九山店之事則昭烈湖南則馬城淮流至此謂之九山潛其東則鳳洲在淮水中約長十里今土人亦呼九山灣爲獅子渡北兵渡淮之計要也高祖珍將三千騎爲遊軍潛以大軍繼其後豎

眼轍越之子也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

魏收志霍州有北潁川郡領潁川等三縣

水經註梁立霍州治潁縣天柱山

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

三千救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救淮陵甯朔將軍王燮係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子擒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脩城墮遠斥候如敵將至眾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眾二萬奄至城下眾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

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武興安王楊集  
始卒己未魏立其世子紹先爲武興王紹先幼國事決於二叔父  
集起集義 乙亥尙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 魏旣遷洛陽

北邊荒遠因以飢饉百姓困弊魏主遜加尙書左僕射源懷侍中

行臺

魏道武置行臺之官於鄴中山今置於北邊杜佑曰魏末司馬師討諸葛誕鄴常侍裴秀尙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

會等以行臺從北齊行臺兼統民事自辛術始隋謂之行臺省使持節巡行北邊六鎮恆燕朔三

州六鎮列置於三州塞下

賑給貧乏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懷隨

方拯恤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

沃野漢朔方郡之屬縣也魏平赫連與從

萬同置鎮不在六鎮之數

皇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

頗有愛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刻奏免官懷朔鎮

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

蘇鸞演義曰狼籍者物雜亂之貌狼所臥籍之草皆穢亂置酒

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  
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  
狀之處耳尼須揮淚無以對竟按劾抵罪懷又奏景明以來北蕃  
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蓄畝然主將參僚  
專擅腴美瘠土荒疇始給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請蠲水田請  
依地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以下  
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以上奪祿一周又邊鎮事少而隨  
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魏主從  
之將軍吳子陽與魏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

白沙在齊安郡界魏收志有沙

州治白沙關城注云梁置唐志黃州黃陂縣有白沙關

魏東荊州蠻樊素安作亂于二月

庚寅以左衛將軍李崇為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將步騎討

之 馮翊吉翬父爲原鄉令

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韓立原鄉縣屬吳興郡

爲姦吏所誣

逮詣廷尉翬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見者皆爲隕涕其父治雖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翬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刺禁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法度盛陳拷訊之具詰翬曰爾求代父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則審能死不且爾重篤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翬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官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同貳

反前說爲同異前說爲貳

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

釋觀君神儀明秀足爲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奚以此妙

年苦求湯鑊。粉曰：「凡鯢鱓蠅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甘齏粉，但父掛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什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時粉備加桎械，法度愍之，命脫其二械。吏著（三）小者，粉不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粉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期月，風化大行。魏主裕納高肇兄偃之女爲貴嬪。魏散騎常侍趙修寒賤，暴貴恃寵，驕恣陵轢。王公爲眾所疾。魏主裕爲修治第舍，擬於諸王。鄰居獻地者，或超補大郡，修請告歸葬其父。凡財役所須，竝從官給。修在道淫縱，左

右乘其出外頗發其罪惡及還舊寵小袞高肇密構成其罪侍中  
領御史中尉甄琛黃門郎李憑廷尉卿陽平王顯素皆諂附於脩  
至是懼相連及爭助肇攻之魏主命尙書元紹檢訊下詔暴其姦  
惡免死鞭一百徙敦煌爲兵而脩恩疏初不之知方在領軍于勁  
第榜捕羽林數人稱詔呼之送詣領軍府甄琛王顯監罰先具問  
事有力者五人迭鞭之問事者行杖者也欲令必死脩素肥壯堪忍楚毒  
密加鞭至三百不死卽召驛馬促之上道出城不自勝輿縛置鞍  
中舉樂也修因極不能自勝乘騎兩人對舉而置之馬上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魏主聞之  
責元紹不重聞紹曰修之佞幸爲國深憂臣不因聲除之恐陛下  
受萬世之謗魏主以其言正不罪也紹出廣平王懷拜之曰翁之  
直過於汲黯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耳紹素之孫也常山王素見一

帝元嘉十一年

坐死黜者三十餘人散騎常侍高聰與修素親狎而又以宗人諂事高肇故獨得免 徵士沈麟士卒麟士字雲龍吳興武康人也幼而俊敏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怠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卽跳而返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麟士嘗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或勸之仕答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元悟所以每復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元散賦以絕世隱居餘

千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畱心山谷是以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峨觚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蹈東海永乃止齊永明中中書郎沈約表薦之詔徵爲太學博士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爲務恆憑素几鼓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復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深靜默之所致也

甲天監三年

魏元恪正始元年

春正月庚戌征虜將軍趙祖悅與魏江州

刺史陳伯之戰於東關祖悅敗績 癸丑以尙書右僕射王瑩爲  
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爲右僕射 丙辰魏東荊州刺史楊大眼  
擊叛蠻樊季安等大破之季安素安之弟也 丙寅魏大赦改元  
正始 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爲梁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二  
月戊子將軍姜慶眞乘魏任城王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  
韋繼倉猝失圖計無所出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  
勵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喻之逆順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  
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  
日未入之慶眞敗走韋繼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遣冠軍將  
前爲下晡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  
之丁酉戰於邵陽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

芳之從子也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  
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  
後軍將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峴  
鑿峴在關南今信陽軍南三十五里有曹店卽景宗屯鑿峴口所築景宗將萬人爲後繼魏元英遣  
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  
斬四千餘人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  
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旣  
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爲澄軍司居後爲殿  
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司見之矣  
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  
魏將士請易張惠紹於魏魏人歸之考翼曰惠紹傳無被獲及復還事今從魏書魏

太傅領司徒錄尚書事北海王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廣營第舍奪人居室嬖昵左右所在請託中外嗟怨魏主遂以其尊親恩禮無替軍國大事皆與參決所奏請無不開允魏主時幸其第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太妃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歲歲一至妾子舍也魏主之初親政也以兵召諸叔詳與咸陽彭城王其車而人防衛嚴固高太妃大懼乘車隨而哭之旣得免謂詳曰自今不願富貴但使母子相保與汝掃市爲生耳及詳再執政太妃不復念前事專助詳爲貪虐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魏主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詳亦附焉皓取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爲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悉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直閣將軍

劉胄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掌櫛皆得幸於魏主與皓相表裏實權勢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既

黜六輔

魏高祖明使六人受遺輔幼主事見一百四十二卷齊東昏侯永元元年

誅咸陽王禧專委事

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起擢不附者陷以大罪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乃譖之於魏主云詳與皓胄季賢掃靜謀爲逆亂夏四月魏主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高太妃見翼頓首號泣不自勝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與我物我實受之我何憂乎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魏主引高陽王雍

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爲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閤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初詳娶宋王劉昶女待之疏薄詳旣被禁高太妃乃知安定高妃事大怒曰汝百有妻妾待婢少盛如花何忽甚高麗婢竄通陷罪至此我得高麗婢當啖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脇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令奴代太妃素嚴詳有微非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詳被創膿潰旬餘乃能立又杖劉妃數十曰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也而不檢校夫婿且婦人皆妬何獨不妬劉妃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劫出詳密書姓名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奏之詳慟

哭數聲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

足

典事猶今尚書六部主事史職也江南制局監有典事

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

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

師古曰距雞附足骨

國時所用刺之將謂帥領其羣也

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

司時起居人

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

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竟甯元年

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冠

頭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

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

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

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

言推之翼足眾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

勢尙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  
乃能致福闇主觀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白賤而貴關預  
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  
數日皓等伏誅魏主愈重光高肇說魏主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  
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魏志尙高邁不樂榮  
勢避事家居而出無山水之適處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常鬱鬱  
不樂肇旣離閒諸王權勢益盛人士無不望塵拜伏給事中元順  
任城王澄之子也懷刺謁肇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座大有貴客  
不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入見直往登牀捧手  
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睹肇謂眾賓曰  
此兒豪氣尙爾況其父乎送之加敬澄聞之杖之數土 魏人圍

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  
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魏人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  
以填塹道恭輒於塹內列礮衝關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  
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  
計魏人又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  
多作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憚之  
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兄子尙書郎僧繼及  
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  
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繼曰稟  
命出疆憑此而已卽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  
隨眾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 六月癸未大赦

以傳昭爲安城內史郡自宋以來兵荒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聞人鬼相觸在郡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傳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空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廳事入墮中自是郡遂無患郡又多虎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虎虎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虎竟不爲害先是宋泰始中丹陽尹袁粲辟昭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昭性尤篤慎子婦常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時禁屠牛昭乃召其子謂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情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己不欺暗室類皆如此魏大旱散騎常侍兼尚書邢巒奏稱昔者明王重粟用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爲帳展銅

鐵爲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不復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商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恆有餘國用恆不足苟非爲之分限復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遂納之 秋七月癸丑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降魏魏徐州刺史元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將千餘人赴之淮陰援軍斷其路秦生屢戰破之遂取角城

甲子立皇子綜爲豫章王 魏李崇破東荆叛蠻生擒樊素安進

討西荆諸蠻悉降之

西荆正指荊州也魏太和中徙荊州治廣城領南陽廩陽新野東恆農漢廣襄城北清恆

農等郡其地正在東荆州之西

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

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止復遣甯朔將軍馬仙琕救義

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魏元英結壘於王雅山

水經注義陽之東有大木

山卽晉祖遂將家避難所居也遂字士雅後人因以名山杜佑分  
曰惠州桐柏縣有大木山晉祖避爲豫州刺史載家屬於此山分  
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琚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僞北  
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損甲執槊單騎先入唯軍主  
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琚大  
敗一子戰死仙琚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高捫  
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  
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琚復帥萬餘  
人進擊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琚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  
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戍將  
聞之辛卯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  
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

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

追奪爵邑

穆泰事見一百四十卷齊武帝建武三年

及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

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 帝尉鄭紹

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為上言事善則推功於上不

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

叔為刺史

南義陽治鹿城關南為黃州木蘭縣唐併木蘭入黃岡縣

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

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

建武

地形志郢州領安陽城陽及南郡

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

麻陽即今

黃州麻城縣地考吳曰司馬悅傳作豫州刺史馬仙琕按仙琕於時未為豫州也

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

之 九月壬子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

授方略隨須微發皆以便宜從事

隨須者隨軍行之所須以為用者也

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恆代按視諸鎮左右要

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為九城皆量其高下揣其厚

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

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

代表謂魏代都之寇外叛也諸國謂高車諸部

遭旱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

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剿討彼遊騎之寇

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魏太和之十六年高祖詔中書監高閭與給事中公孫崇考定雅

樂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十一年

久之未就會高祖祖高閭卒景明中崇為

太樂令上所謂金石及書至是魏主始命入座已下議之冬十

一月戊午魏詔營繕國學

據目錄是年置四門小學袁繼曰太和二十年教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校

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向東或向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大戴保爵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是爲周之五學

時魏平甯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眾

甲子除以金贖罪之科

十二月丙子魏詔殿中郎陳郡袁翻等

議立律令彭城王勰等隨之

己亥魏主詔如伊闕

上雅好儒

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亦文具而已

無講授之實

晉元帝建武元年戲選諸建太學王敦蘇峻之難學校廢矣成帝咸康三年復立而儒術終不振穆帝永和八年殷浩以重興罷太學生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開館教授而儒元文史四學並立齊高帝建元四年置國子學生二百人陸昌建武之間

已倚席而不講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五  
武帝天監三年

夏五月

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終